

向晚,我向自己的体内窥视,却看不到我,内里尽是下班时经过的嘈杂街道,咒骂声,肮脏的菜市场。还有一个热气腾腾的会场,浮动的人脸和话语。而我呢?这里是我自己的居所啊,我在我的体内喊我,竟没有回声。

它曾在这里呀,也曾出没于这个身体,它能够闻到它的气息,能够感知到它,找到它遗留下的某个眼神和飘忽的思绪,不知何时,已被我自己流放。

这是一个没有自我的身体,它只是一个身体,一堆肉,一个公共场所,就像一个笛子,谁都可以吹出声音,但那声音不是我的,它属于另外的人。

每天,我都可以看到那么多的身体,在行走,在端坐,在站立,在说话,它们用豪华的或者破旧的衣服包装,做着各种动作,尽管行走的姿势不尽相同,说话的嗓音有同有异,但它们皆是空的,能敲出空洞之音,那里没有它们自己,像一座座空屋子。我看到鸟儿在里边筑窝垒巢,地上荒草萋萋,偶有过路的人在边歌边舞,有一句活或者更多的话在里边低低地飞翔。

人,平静地生活着,只是这一切都习以为常。我从河上捡回一块鹅卵石,放于我的书桌,圆润光滑,在灯光下眨着眼,它却不说话,像是在沉睡。它和人一样,也是没有自我的,只从时间和流水,磨平了它的棱角和锋芒之后,它就沉默,总在梦中。它曾经存在过的河滩,是一个公共的场所,在水和时间的掌握之中。

我像这石吗,它是我吗?沿着这条水和时间上溯,一条黑黑的长城,横在我的面前。我看到有那么多的人,在长城上游玩拍照,流连忘返。他们见景生情,颂扬着那个遥远的皇帝,把皇帝看作长城般伟大和不朽。而在遥远的阿根廷,有一位作家叫博尔赫斯,他在20世纪50年代时,写下一篇文章叫《长城与书》,把秦始皇的焚书和修建长城说成是暴行,表现出极大的不解和惊讶。他说:“给菜圃或花坛筑一道围墙是常有的事,把一个帝国用城墙围起来就不一般了。”秦以前,中国已经有三千年文字史,在那些浩繁的文字和书籍里,会有着难以计数的自我和个性,书籍是个我的有效载体,它可以使我得以流传下去。而帝王们一般是不喜欢他的臣民有自我和个性的,皇权就是一切,秦始皇下令在全国范围内焚书,凡藏匿书籍不焚者,皆被罚去做苦役,终生修筑万里长城。这些藏书者,试图从书中唤醒自我,但在修筑长城的艰苦劳动中,无尽的长城占满了他们的身心,使自我彻底丧失。而长城就是皇权,就是皇帝的意志。

秦始皇早已离我们而去,他的遗体就是那没有尽头的长城。人的自我,有时也需要宣泄,在现实中找不到出口时,就寄希望于宗教,于是,世上就有人狂热地沉迷于宗教,殊不知,宗教却是另一种限制。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自我并不是总在沉寂,它

们也有痛苦,呐喊,它们也渴望释放,渴望自由,渴望来到阳光下。然而,它们在黑暗中左冲右突时,个我已是伤痕累累,面目全非。我曾有这样的一段经历——

上世纪70年代中期,那时,我已读了一些书,有了一些属于自己的思考。

在一次机关生活会议上,身边的人均积极发言,可他们说了很多,什么也没有说出,多是些空话,套

一个我与公共话语

马新朝

话,没有个人见解,或是互相重复,或是报纸上已经说过的话。我不满意他们的发言,试图想用自己的语言说话,我不想重复别人,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一个会思考的人,不是机器。“我”字从体内冒了出来,它只是露了露头,多少有些莽撞,我没有拦着它,我仅仅是用自己的话语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我的发言多少有些另类。事后,我却受到了批评。

彼时,你不能有个人的想法,不能有个人的话语,更不能有个人的思考。你要说和大家一样的话,甚至语言的节奏、强度、色彩都要和大家一样,在没有自我的年代里,自我是受到限制的,你必须说那个时代的流行语,像那个时代的多数人一样思考。

话语是一种权力,谁掌握了公共话语,就是掌握

了权力,而话语的权力是本质的,它能够深入到人各个单元存在,包括肉体,它比行政的权力更为有力,更为彻底。

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一次话语的更替和修正,那些新词无不带运动的属性和特征,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习惯。一个饱经风霜,圆于事故的朋友,很有感慨地对我说,他一生经历过的政治运动无数,每次运动都是一个历险。运动中,少不要让大家发言,表态,这个表态很重要,有时就能决定你未来的升迁和沉降。表态有多种多样,态势明朗那就好办,说明新的话语方式已经明晰或确立,你按照新的话语方式重复即可。若态势不明朗,怎么办?这就需要智慧,你不能不表态,越是在这种时候,你的发言越要积极、热烈,并慷慨激昂,甚至热泪盈眶,但要掌握一条,因为大的态势尚模糊,话语方式就不

明朗,你不能说得太明确,尤其不能说关键词。宜说些无关紧要的大家都说的流行语,最高的境界是说了很多的话,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别人听不出什么,又感到你很积极,这样你的目的就能达到,你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其实,会议主持人有时需要的只是一种气氛。

这种丧失自我的话语方式,并不是只表现在会议上,它已经成为习俗,浸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即使在私人空间里,我们仍然说着公共话语。个我的神经已经麻木,我们已经不会说那种属于自己的话语了。话语离开了肉身的酝酿和哺育,已经不再像身体那样柔软。

以后,也许会有人不理解我说的故事,那是因为我进步了。



雪山山庄 王天任

新书架

《战国就是一场游戏》

黄雯

公元前453年,空前惨烈的晋阳之战结束后,中原大地上最为强大的晋国名存实亡。五十年后,周天子册封晋国分裂出来的赵、魏、韩三家为诸侯,三家分晋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时代——战国。战国初期,三家分晋后,赵国、魏国快速崛起,战国七雄争斗格局初现,偏居一隅的秦国从备受欺压到变法图强,爱好玩乐的齐威王水烹贪官,整顿吏治。在我们熟知的战国史背后隐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吴起常胜不败的秘密是什么? 襄政为什么是战国时期的F4? 苏秦、张仪是否在同一时代? 被鼎鼎压死的秦国君主是哪位? 战国,一直是中国历史上最精彩的年代。其诸侯乱战、百家争鸣、礼崩乐坏、思想解放,一直众说纷纭。作者韩单以轻松、调侃的口吻把一团乱麻似的战国史讲述得脉络清晰,还原了战国七雄当时的争斗格局,用新奇的观点、调侃的笔调剖析了战国时期智者、名将、名君、名臣的人生起伏。

倚按 淚盡 羅巾 夢不成 夜深 前殿 明未 老恩 先斷 斜

石墨 书法

郑州地理

贤孝村

马清贤

贤孝村,位于荥阳市环翠岭景区的卧龙岗寨东麓。凡从此攀登卧龙岗的游客,上到半山腰的停车场处,导游小姐肯定会给大家指着一个镶嵌在白水道瀑布旁山崖石壁上的神奇雕像——婆媳让水石。

说到“婆媳让水石”,立马就会续上一句:“贤孝村名的由来就源于此!”

1980年编印的《庙子乡志》上说:“相传,几千年前,卧龙岗东住着一家婆媳二人,婆母对儿媳贤良,儿媳对婆母孝顺。那年天遇大旱,一口水也找不到,婆媳无奈只好外出逃荒。走到白水道,婆母就走不动了,人要渴死。儿媳发现岩隙中流出一口清水,两人互让,谁也不肯喝。稍时,水耗干,两人依扶而死。为纪念婆媳贤良孝顺,时人刻石为像传予后人颂之。”

《浮戏山志考》(1988年版)中说:“石像实际并非雕像,而是自然形成,石质石灰岩。由于这个石崖似人,演绎出了这个神话故事。在明本《汜水县志》中就有对它的记载。由于这个神话,就形成了一个村庄的地名:‘贤孝’。”

为了继承和发扬先人留下的敬老爱幼的优秀传统,贤孝村年年都要评选出几户贤孝婆媳和睦家庭,村干部给评出的贤孝婆媳披红戴花,予以表彰。使村民互比互学,争做贤良婆媳、孝顺媳妇,为建设和谐、文明的新农村夯实了基础。



常乐 刘欣耕

来人们把他和“送子”扯到了一起。而在传统戏曲里,又有“禄星抱子下凡尘”一类的唱词,由此送子的张仙被附会为禄星。不过,图绘、模型的禄星,确实确实与送子有关,其形象是一个另外的打扮,怀抱或手牵婴儿。民众的这种安排

民间俗神

禄星

大乔

并不难理解:一是传宗接代是传统国人的第一需要,因此不仅禄星,许多神灵都被赋予了送子的责任;二是天官本来也掌管官禄,所以让禄星兼职甚至转行都说得过去。

对禄星的崇拜与对福、寿二星大体相同。在民间年画、瓷塑等艺术表现中,三者往往一起出现,其中禄星的形象是一个另外的打扮,头上插着牡丹花(或画牡丹等),怀抱婴儿,或者手牵婴儿。而在众多表示“禄”的寓意的吉祥

现在,大家都知道偶尔喝点酒,不仅不能预防心脏病,还有助于抵御老年痴呆症。但是,据说酒精对健康还有一些鲜为人知却立竿见影的好处。它可以作为一种杀菌剂,帮助杀死潜伏在腐败的鸡蛋沙拉中的细菌。

养生堂

喝酒能解毒吗

安那海德·奥康纳

出现了食物中毒。西班牙的其他研究也发现,在大型沙门氏菌疫情中,聚会时喝酒最多的人通常最不容易发生食物中毒。

看来酒精还真有药的作用。如果你怀疑饭菜有问题,而准备来一杯酒时,最好来两杯。有充分的证据

图案中,禄星却很少出现,而大多是以“鹿”谐“禄”之音,由鹿来表示禄的意思。这一方面说明我们表现吉祥寓意的素材比较丰富,一方面也说明禄星的人格化并不彻底。同样,单独出现的禄星也有以鹿相伴的,这正表明了禄星的身份,从而与装扮差不了多少的福星(天官)区分开来。

不过,旧时戏曲演出中的加官戏,倒是体现了禄星的本分。这种加官戏是正戏开始前的一种演出,只有一个演员,身穿红袍,戴“加官脸”(满面笑容的假面具),手持朝笏。演出时,演员走上戏台,笑脸盈盈,不说不唱,绕台三周即下场;再上场时,抱一小孩儿(道具),同样绕台三周即下;最后下场时,一边跳舞(因此这种演出也叫“跳加官”),一边展示手中所持的红色朝笏,幅上写“加官进禄”,然后绕台三周退场。这种加官戏是正式演出前的一种过渡,也显示着祝吉的意思,祝福来看戏的人尤其是其中的官员,加官进禄,飞黄腾达。

显示,如果酒精不到一定的浓度,尚不足以发挥保护作用。在大规模的,由牡蛎引发的甲型肝炎疫情中,研究者观察到酒精浓度至少为10%的酒才有保护作用。换句话说,如果你是喝啤酒的人,在一次婚礼上吃了些金枪鱼沙拉,为了保险起见,你最好考虑再来一两杯白酒。

酒精的这种作用可能与其能强烈刺激胃酸分泌有关,这将给病菌造成一种致死性的环境。在这方面葡萄酒更是威力无穷,这可能因为葡萄酒也具有杀菌功能。夏敦埃酒和其他白葡萄酒效果也不错,因为它们比红酒酸性更强。但无论上述何种方法,都不是我们的目的。最好不过的是,站得远远的,看着别人觥筹交错,自己躲在角落里喝碳酸饮料。

二十五

没几天。我和靳征约王小东到外面吃饭。

吃饭的时候王小东给我和靳征讲了小毛姑娘的故事。

几年前的夏天,王小东的咖啡馆刚装修好还没开业,一个午后他独自一人坐在店里清点物品时,扎着一根马尾辫、清瘦又疲惫的小毛走了进来。

小毛站在门口看了他一会儿,什么话也没说转身又出去了。前一天王小东刚在门口贴出了招聘服务员的信息,他还以为小毛是来找工作的,见她进来又出去只是她改变了主意也没在意,接着清点他的物品。没想到过了一會兒,小毛又回来了,还是站在门口的地方看着他。

“我能跟你借点儿钱吗?”这是小毛跟他说的第一句话。

王小东不禁哑然失笑,问她,“借多少?”

“二百。”紧接着她又怯怯问一句,“行吗?”

王小东又将她上下打量了一番之后,把小毛的身份确定为“骗子”。然而他还是决定把钱给她。

小毛拿了钱却并不急着走,“你能给我一杯水吗?”她看起来的确是口渴的模样,额头上冒着汗,身上的背心也已经被汗水浸透。

王小东于是又给了她一杯水。

喝完了水,小毛还是不着急走,又问他:“你借给我钱也不问回什么?”

她这一连串的行动在当时的王小东看来,不外乎是为了骗得更多的钱。于是他含笑着对小毛说,“你跟我借钱是因为你需要钱。”

“我跟你借钱是因为我没有钱。”她从小书里翻出一个本子,拿出笔来一齐递到王小东眼前,“你把电话写下来吧,等我男朋友回来我就还给你。”

王小东按照她说的写下了电话,内心却并不相信她会把钱还给他。

小毛走后第三天王小东的咖啡馆就开业了,很快就把有个姑娘曾找他借钱的事儿忘了一个干净。

又一天下午,小毛把电话打到了店里,这着实出乎王小东的预料,他几乎是欣喜的。

“我给你打电话不是要还你的钱……”小毛说。

“没关系,没关系。”王小东已经确定她是一个骗子,但拿了钱之后没有像大多数那样消失,这让他感到一丝诧异。“你还好吧,男朋友回来了吗?”

“嗯,他回来了。”小毛一直很平静,“我给你打电话一来是谢谢你上次借给我钱,二来……二来是想问问你,还能再借给我一点儿钱吗?”她声音里透着惭愧,急速地向王小东做着解释,“我知道这个要求挺过分的,你可能觉得我是一个坏人,我不是坏人,只是现在遇到点儿困难,我真的需要钱……”

王小东强压着怒火冷冷问她,“你借多少?”

“两千。”她的声音小得叫人听不见,“我一定还给你。”

“下次你跟我借钱的理由是什么?还准备再借多少?”

“我……”那边的小毛迟疑了一会儿,“等我有钱了,我会把上次借的那两百还给你。”说完,她挂断了电话。

当天晚上王小东怎么也睡不着,他猜想不到白天那个打电话来的女孩究竟是一个久历江湖的骗子还是单纯倔强的女孩。王小东仔细回想那姑娘的样子,那张清瘦的脸上有双闪亮而倔强的眼睛,于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按照白天的号码回拨了一个电话,对方的手机已经因为欠费而停机了。

第二天上午,王小东接着拨打那个电话,还是停机。他相信了那是个骗子。没想到,一个礼拜以后,姑娘的电话又打来了,这一次她哭着跟他说,“我真的很需要两千块钱,你能不能借给我,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王小东听到这句话之后迫不及待地去看了看她。他问了小毛的地址,去给她送钱。

王小东开着车来到郊外的一片出租房,转了好几圈才找到小毛住的地方——那是一间简陋的平房,旁边就是公共厕所,臭气熏天。王小东轻轻地推开门,一眼就看到不久前跟他借过钱的小毛。她比以前更瘦了一些,眼睛红肿。看到王小东,她像见到救命的稻草一般眼睛里满是渴求,这让王小东一阵心酸。然而还没容他说出话来,一群人就破门而入,不由分说将他按倒在地,等他反应过来,一副冰凉的手铐已经套在他手上。王小东知道自己上当了那姑娘不是骗子,是抢劫犯。然而当他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却发现“劫劫”他的人当中有一两个还穿着警察的制服。他看向小毛,发现她也正用惊恐的眼神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浑身发抖。

一个没穿制服的人将王小东推倒墙角,问他:“你叫什么?”

“王小东。”

连载

一次,徐子健下班回家检查女儿的作业,发现她没完成,便狠心地罚她重写两遍。可是这种惩罚的办法并不起多大作用。小静蕾总是能想出“绝招”来对付爸爸。比如,把前几天写的字拿出来骗爸爸说是刚写的。忙碌了一天的徐子健不可能记住女儿所有写过的字,静蕾的“小滑头”便往往能够得逞。

当徐子健发现了女儿的“小伎俩”以后,他想:仅凭严厉和粗暴是不能解决问题。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当着女儿的面,一张又一张地、非常耐心地画制写大字用的米字格。小静蕾问:“干吗要自己画?多麻烦啊!为什么不去商店买?”徐子健说:“咱们的经济条件不富裕,没有那么多钱去买米字格纸。再说,你练字爸爸陪你画米字格不是很开心吗?”

从那天起,徐子健无论多忙,每天晚上都要抽出时间陪在女儿身边画米字格,这使徐静蕾那颗幼小的心灵受到很大的震动。她虽然还讲不出什么道理,但觉得自己如果再不认真练习,就对不起爸爸了。就这样,徐静蕾练习书法一练就是十几年,毛笔字写得有模有样,不但能为爸爸办的厂题写厂牌,而且还获得过“中日青少年书法大赛”的三等奖呢。

在徐静蕾的著名“老徐”博客里有关于她当年学书法的记录。“爸爸在我六岁的时候开始让我学书法,背古诗,字认得够多的时候就让我念古文读四大名著,为此他记了很多关于儿童启蒙教育的笔记,是世界上最用心最负责的爸爸……”爸爸的角色在徐静蕾的成长中无疑是重要的。2002年徐静蕾完成了自编自导自演的第一部影片《我和爸爸》,这是一部关于成长、讲述父女之爱的影片。其实在很多人身上都出现过这样的“反骨”现象,就是幼年成长过程中那些铭刻在心的强烈意识影响了未来人生的走向,在以后通往成功的道路上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2.“挫折教育”,磨砺处世心态 徐静蕾八岁那年,徐子健下海创办了一家霓虹灯厂。刚开始没有经验,赔了不少钱,有一个月全家就只有十元的生活费。为了生活,徐子健弄来一堆废料,可以从中拣些值钱的东西去卖,那段日子全家一人有空就坐在小院里拣废品。

徐子健给正上小学的女儿布置了任务,每天放学后,必须拣两个小时的废品。北京的冬天,寒风凛冽,小静蕾坐在院子里拣废品,小手冻得又红又肿。奶奶看了直心疼,就对徐子健说:“她还小,让她回屋里暖暖和和吧!”徐子健说:“越是艰苦,越能锻炼一个人的意志。处处宠着她,惯着她,一旦养成怕苦怕累的习惯,将来肯定会一事无成。”

其实,徐子健又何尝不心疼女儿呢。第二天,他特意买来一双很厚的棉手套,让小静蕾戴上;见女儿的小脸冻得红红的,他就进屋取一杯热水,端到女儿面前,让她喝下去暖暖和和。然而,他就是不肯自己画?多麻烦啊!为什么不去商店买?”徐子健说:“咱们的经济条件不富裕,没有那么多钱去买米字格纸。再说,你练字爸爸陪你画米字格不是很开心吗?”

徐静蕾笑着说:“我有飘飘然的时候啊,但是会过去,我觉得这是教育,我觉得感谢我爸爸,因为我从小受的教育,其实就是挫折教育,就是你不行,你还差远了,就是这个我觉得在我心里可能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评判自己的标准,我每天都会有一种,当我特别得意的时候,我自然心里会有一个声音说,别臭美了。”

其实徐静蕾的这个回答很容易让人误会,尽管她本意并非如此。在徐静蕾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的要求很严厉,甚至可以说是苛刻,但所谓的“挫折教育”绝不是一味的打击,而是带有很强烈的徐氏风格。比如徐子健很有孝心。静蕾的奶奶一直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每天回家,徐子健总是先到她面前,叫上一声“妈”,然后再脱外衣、放提包。每天晚上,他总要为她端洗脚水、捶背,照顾奶奶睡下后自己才休息。家里有一点好吃的,徐子健总会对小静蕾说:“快,给奶奶送去。”尽管有时小静蕾馋得要命,但还是把好吃的先送给奶奶。开始奶奶总是把好吃的塞进小嘴里,徐子健发现后可对老人说:“妈,我知道您疼她,可是您应该把爱藏一半在心里,您可以把好吃的作为奖励,奖励她字写得好,活干得好。这样才是真正为孩子好呢。”奶奶明白了徐子健的用心,就一直配合他。

地久天长

庄羽·著

